



短 夜

林立的高楼上空,春天的晚霞凝住了似的,但从底下望去一条条线似的天空还是相当的亮堂,给人一种天色尚早还可出门去什么地方玩一会儿的感觉。

然而时间确实是已近傍晚六时了,街市上下班的人流已经十分热闹。

这边是一伙伙吵闹着找个什么地方去喝一杯的同事们,那边是一对对年轻的朋友们,更有那些中年的男人们神情严肃,拎着公文包,行色匆匆地奔向地铁站。

人流如潮,行色匆忙,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华灯初上,绚丽多彩的霓虹灯开始闪烁起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光芒。

片桐修子就喜欢赤坂马路上这种暮色中的景色。

一天工作结束了,约上三两知己晚餐,或者独自漫步街头,欣赏着那些商店大橱窗的陈列商品,或者就干脆直接回家。反正都由着自己。这段晚霞映照下的时间是完全向自己敞开着胸怀的。

记得幼时,突然有许多的蛋糕点心摆在了自己的面前,选哪一个呢?总是十分地犹豫不决,然而有这么多的品种能让自己挑选,这种自由却使心里感到十分地满意。当然,蛋糕与时间不能等同而言,然而下班从公司出来,那种犹豫的感觉却是相似的。一种可以自由地支配时间的快感和一种怎样来支配这段时



间的犹豫往往老是搅合在一起。

尤其是这种春天的，乍暗还明的时光，望着那还像白昼似的天空，修子总是茫然无措，可是今天她却没有了往日的那种踌躇。

从公司出来走了约三分钟便到了溜池，在那里她扬手拦住了一辆出租车。

“去纪尾井街……”

一瞬间，司机扭着头没有反应过来，确实这段路走过去有些远，坐车又太近，正是那种所谓尴尬的距离。

终于司机也没说什么，握准了汽车的方向盘。也许是看到修子已经坐进了车里，也许是听到修子去的是一家宾馆，感到去那里肯定会有生意的。

坐在车座上，修子将自己的黑提包放在双膝上，另一只白色的纸袋放在了边上的座位上，这是一个小小的厚厚的纸袋，里面装着呆会儿送给远野昌平的礼物。

昨天下班后，她费了好些心思，才买下的这件礼物，从赤坂一直走到了银座，当她总算找到这件称心的礼物时，天已完全地暗下了。所以说昨天、今天，修子的这段傍晚的时间都奉献给了远野。

车子在全由木结构组成的古朴风雅的宾馆旧楼门口停住。这宾馆在面临赤坂大街处已造起了一幢高大气派的现代化新楼，但远野还是喜欢这宾馆旧楼的酒吧与餐厅，修子对他的这种执著也是十分欣赏的。

进入旧楼，修子径直去了化妆室，虽说已是迟到了五分钟，但远野是不会为此生气的。

化妆室里，修子面对大镜子，望着自己的脸，修子感到自豪的是那个微微上翘的鼻子。学生时总感到自己这上翘的鼻子



就像粘上了一团糯米糕似的，希望能像外国的女明星似的再尖一些。

然而到了大学里和进了公司，好多男同学和周围同事都说她这鼻子长得可爱，于是才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看法。

“今后修子是青云直上，高不可攀，我们就更加难以接近啦！”

修子当上了社长秘书，男同事们感到十分地惋惜，实在是由于她的那只上翘的鼻子，平时给人一种温柔和亲热的感觉。

“有这么个好鼻子，将来老了也不会像那使魔法的老婆子那样惹人讨厌的。”

远野也曾经这么恶作剧似地说过她的鼻子，可反过来说也许正是对她的一种赞美呢。鼻子暂时且不说，年龄已经 32 岁了，修子双眼角上已经爬上了鱼尾纹。记得最初注意到时是三年前，慌慌张张地朝眼角上拼命地涂脂抹粉，却还是不能掩盖。现在虽说还是浅浅的，皱纹却已经有两条了。肌肤也失去了 20 岁里的那种光泽弹性，只有这微微上翘的鼻子，还是显得与年龄无关，显得十分地青春。

前些日子，英国总公司来的负责销售的头头看到修子曾说她是“CUTE”，这是对年轻姑娘十分赞美的言语。还有其他公司的先生们看到她也总是问她：“25，还是 26 岁啦？”这当然有一种恭维的意思在里面，但这只往上翘的鼻子却是确确实实地使不少人产生了错觉。

修子用粉饼轻轻地拍了拍自己的鼻子与双颊，又涂上一遍口红。头发微微地有点波浪，不长不短的，很自然地披在了肩上，临从公司出来时已经精心化过妆，现在还保持得很好。修子在镜子前仔细地检查了一遍自己的化妆，才悠悠地朝酒吧门里走去。酒吧店堂深处的座位上，远野正举着手在向她招呼。



细长的吧廊中间深海般的漆黑，两边的一张张桌子上亮着蜡烛似的小灯。

“早来啦？”

“没有，我也才刚到。”

远野的公司在八重洲口，所以要比修子稍微早些出发。

“现在，就去餐厅，不过先来一杯怎样？”

见远野喝着利久酒，于是修子也同样要了一杯。

“今天的打扮，真漂亮呀。”

“前些天，狠狠心，在自由之丘的店里买的。”

修子上身一件微敞胸口的真丝衬衫，腰间一条黑皮带，下身一条灰色的裙子。

“显得高雅，而且美丽。”

从年轻时，修子就喜欢欧洲典雅风格的服装，看来这也十分投合远野的趣味。

“外面，那晚霞真美极了。”修子将途中所见到的高楼林立之间的傍晚景色，向远野描述着，“真想信步街头，悠闲地享受一下呀。”

“你是说在这黑窟窿里喝酒，可惜糟蹋了好时光吧！”

“要是就我们两人，倒还是蛮有情趣的。”

确实现在的东京到处都是人与车的嘈杂世界。

“这里，可不会有人来打搅我们的。”

利久酒送来了，两人举杯轻轻地碰了一下。

“生日，恭喜啦！”

“都这么个岁数了，还说什么恭喜……”

远野今天是满49岁了，修子也已不是17岁了。

“庆祝生日，老是用恭喜这种说法，日本的语言也真太贫乏了。”



“那么，用什么语言呢？说沉痛悼念怎样？不感到别扭滑稽吗？”

“为了美好的岁月干杯——用这种语言不是更能调节一下心情吗……”

远野突然想起什么似的，盯着修子的手。

“不知道，今天能有什么生日礼物呀。”

“当然有罗，我给你带来了。”

修子拿出那个白纸袋，远野赶紧伸手去接。

“不好意思呀，迫不及待地向你索要礼物，我是嫌呆会儿去餐厅，灯光太亮。”

远野说他怕餐厅太亮，其实是怕周围人太杂，堂堂大男人在众人眼前接受一位女士的礼物有些不好意思。

“称不称你心，我没把握……”

在半明半暗的桌子下，远野柔软的手打开了白纸袋。修子注意着远野此时的表情，就像少年打开百宝箱时的感觉，这种乳气未泯的稚气，很难想象他是一位领导二百人企业的社长。

“太棒了……”

远野大大的手掌中闪耀着耀眼的光芒。

“这是钻石吧。”

圆形的领带夹中间镶着一颗小小的钻石。

“并不是什么好东西。”

“不，太漂亮了，如此礼物，我还是第一次呢。”

“我说是送给有些年纪的人的，店里的人便提醒我说钻石太小，老光眼恐怕看不清楚。”

“我还没有老光眼呢。”

“这自然知道，所以才送你这礼物的呀。”

看到远野一说他老光眼便认真，修子感到十分地好笑。远



野已经迫不及待地自己的条纹领带上用那领带夹比试着。

“OK,今晚就带着这领带夹吃饭啦。”

说着便将原来的领带夹取下,换上了这镶着钻石的领带夹。

餐厅在二楼,楼梯是旋转的,整个餐厅也都是木结构,保持着一种古色古香的西洋风格的宁静与坦然。

两人找了个临窗的位子坐下,又要了香槟酒,干了一杯。

“好看不好看?”

迎着远野的询问,修子美丽的笑靥,肯定地点了一下。

“大一分太俗,小一丝太暗,正合适。”

“是呀,再大一些就像黑社会的老大了。”

“可为了找这么合适的礼物,我可花了大心思呢。”

“是呀,很贵吧。”

“这个嘛,你就不用担心罗。”

修子的公司是专门经营水晶玻璃器皿的“皇家水晶公司”的日本分公司。她担任分公司社长的秘书,外资企业又会英语,所以报酬也不坏,要比同样的日本公司的女职员高出一倍左右,所以日子也就过得有些宽余。

当然,花十万元买一件礼品对修子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这是送给自己喜欢的人,又是一年一度的生日。“明年,就要五十了呀,”远野一边喝着汤,一边自言自语地嘟囔着。

“那么,明年举行一次更盛大的生日庆祝会。”

“喂喂,修子,你是看我一年年老下去,心里高兴吧。”

“年龄快些大上去,不讨女人的喜欢,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

“你是在吃醋了吧。”

“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修子与远野交往是四年前的事。28到32岁的女人是会动摇的时候,但是她还是接受了远野的爱,不得不说是她真心地喜欢上了远野。

然而,说她是吃醋了,这也不太正确。喜欢是喜欢,可也不想整天将人家强扭在一起。刚才说远野“年龄快些大上去,不计女人的喜欢,是件好事情”,与其说是吃醋,倒不如说是一点小小的讽刺罢了。

远野确实是爱着自己,但有时也会浪蝶于其他女孩子之间。当然对此远野是不会承认的,但从平时的谈话中能够感觉得到的。然而,自己也不想将远野的一举一动都盯得死死的,本来男人就是吃着碗里望着锅里的德性。

而且远野有家庭,自己是知道这一切才与他要好的,所以其他女人怎样,说起来只有让大家感到没趣。虽说与远野的关系已经相当密切,可修子心里从一开始就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的。喜欢是喜欢,可不想介入他在与自己以外的生活,只要与他在一起时两人感到快乐、幸福,这就足够了。

修子能如此清醒地处理她与远野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她幼时受她父亲在外乱找女人的影响。自从懂事起,修子就不常见父亲归家,父亲只是在他想起时,才偶然回家。回家来的父亲对修子十分地慈祥,对母亲却似凶神恶煞。然而到了20岁,修子对父亲慢慢地有了几分理解,或许是母亲对父亲过分乖巧,过分依赖,才促使父亲在外面寻找寄托。男人与女人并不是整天厮守在一起才算幸福,男人女人没有共同理想,各自没有独立的能力,很难保持男女间的关系自始至终。

四年来,修子与远野的情人关系能持续下来,其间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危机,很大程度是由于修子正确处理了她与远野关系的缘故。



“修子的生日，还有些日子吧。”

远野突然想起似地说道：“是七月十三日吧？”

修子用叉子叉住一块色拉中的蟹肉，点了点头：“记得真牢呀。”

“是巴黎节的前一天，所以不会忘的。”

去年生日时，修子得到了一只白金镶着一颗大珍珠的戒子，现在这戒子正戴在她的无名指上。

“渐渐地，我们的年龄差距会越缩越小的。”

远野的理论是35岁与20岁的差距很明显，可75岁与60岁就看不出什么差距了。确实，随着年龄增大，年龄差距的比率随之缩小，这也是事实。

“今后，我会越来越接近你，安安心心地等着吧。”

“想起来了，黄金周有什么打算呀？”

当煎小羊排的正菜上来时，远野突然向修子问道。

“五月一日、二日，英国总公司有人来，要去公司上班，其他时间休息。”

“那，三号、四号去箱根住一晚上吧。”

修子掏出笔记簿翻了几下。

“难得的机会，可我四号不行呀。”

“怎么啦，刚才不是说一号、二号有事吗？”

“与人约好要去弘前赏樱花呢。”

“赏樱花倒是第一次听说，和谁去？”

“小泉、安部，还有一些人。”

修子报出几个大学时同学的名字。

“安部的家乡在青森，以前曾好几次约我去，这次好不容易定下来的。”

“赏樱花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换个日子也没关系的



嘛。”

“不行，好不容易约好了的。”

“可是我，黄金周一半不能休息，只有三号至五号好容易有些空。”

“……”

“在箱根订一间好房间，自由自在地过上一夜，第二天再去玩高尔夫球。你与女友约好去弦前看樱花，有什么趣味，趁早回绝了才是。”

“事到如今，不能回绝了。”

“求你了……”

远野将头深深低了下去，修子却将脖子扭到了一边：

“这样突如其来的，我不能违约的。”

“就这么一次，求你还不行吗？”

“可赏樱花是两个月之前就约好了的，让我现在突然反悔，太自私了吧。”

“真是个倔姑娘……”

远野深深地叹了口气，修子好像没有听见似地用刀和叉子吃着盆里的菜。两人交往的最初一年里，往往被远野强行地打乱过自己的不少计划，但是现在，自己感到不行时便断然地拒绝了。

事实已确实如此，当他提出约会时，自己的安排有时就会受影响，虽说他来相约也是好意，但修子也有修子自己的生活。这并不是说修子怎么傲慢或者是对其感到讨厌，实在是感到该拒绝时干脆地拒绝并不是对远野的爱的不尊重。对于修子来说远野是她心爱的人，但是她并不想使自己卷进远野的圈子里，跟着他团团转。

“黄金周以外的日子，也还能安排得出时间吧。”修子以劝慰



的口气说道。

可是远野似乎还是不肯死心：

“难得有机会，想两个人轻松一下……”

“但是黄金周到处都是人，尽是那些拖儿带女的家族旅游者。”

修子对休假日去旅游胜地会撞上很多的家族旅游者，最是讨厌。这也许是她不习惯于孩子的嬉耍和吵闹，或者说看着别人全家团圆，共享天伦之乐的情景对她这个独身者来说有些头昏脑涨的感觉。

“但是，平时有空也不可能特意跑去箱根呀。”

“五月中旬，我可能请得出假的。”

修子是社长秘书，所以社长不在公司时她容易请假。五月中旬社长要去关西、九州出差一个星期。

“五月中旬……”

远野手举着葡萄酒杯想着。

“这时间，客人很少，那里会很清静的。”

远野经营着一家广告公司，因为自己是老板，所以时间也就可以自由地安排的。

“好吧，就照你说的，放到五月中旬吧。”

“我尽考虑自己，真对不起呀。”最后，修子还不忘不失时机地向远野赔个不是。

“哪里，是我相约在人家后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

远野嘴里谦虚地表示理解，他心里到底是理解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晚餐后，又喝了少许的白兰地，待端上咖啡已是九点钟了。

“今天，你可是吃得比平时多呢。”

远野似乎心情好了些，表情柔和地问修子。



“好久不吃西餐了，感到特别好吃。”

修子出生在海边的新泻，要说喜欢还是以鱼为主的和食，远野也一样是和食的坚定派，可今天的生日，他们却选了正宗的法国菜。

“差不多了吧。”

远野看了看表，向招待做了个结帐的手势。

“谢谢你这么精美的晚餐。”

今天是远野的生日，本来修子想请客的，但想想已经送了一份贵重的礼品，不便再请客这顿晚餐了。两人并肩走下楼来，远野说道：

“我的车已打发先回去了。”

总是这样，远野与修子约会时总是打发自己的车子先回去，表面上是公私分明，实际是不想让司机察觉自己的秘密。

走到外面，春夜已经降临，夜色分外的迷人，宾馆雪白的墙上一扇扇明亮的窗户十分地显眼。修子十分喜欢这旧楼静谧祥和的气氛。她贪婪地欣赏着此时的景色，这时出租车来了。

“去濑田，先送你？”

坐进车里，远野征询地看着修子。

修子住的公寓在世田谷不远的濑田，这是五年前她向自己父亲借了钱买下的，二室一厅，现在看来是买得十分合算的。虽说每月的按揭是一笔够呛的开支，可房子的价格比买时要涨了好多。

“年纪轻轻就有自己的房子，了不起呀。”

远野总是这么赞美她，可她自己知道当时并不是预计到这房子会涨价才买的，只是感到既然要在东京工作下去，就想要有一个安稳的地方。远野的家经过濑田顺环线八号朝南，地名叫久之原。如果将濑田、久之原及他们工作的东京中心三个地方



用线连起来的话,正好是一把扇形。修子曾经从地图上寻找过久之原的地方,当时感到这三地正好似三角关系。事实上,修子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是远野的妻子。

远野的妻子是远野的妻子,自己又是自己,连面都没有见过,所以也谈不上妒嫉或者吃醋什么的。

修子感到只要自己与远野两人在一起时感到充实就可以了,有时也会产生些小矛盾,但从与远野认识开始她自己就这么想的,除此以外她不想再考虑什么别的事情。

车子顺着青山道朝涉谷方向驰去,道路两边的商店的大橱窗也不时透出春夜的风情。眺望着这些街景,远野情不自禁地轻声哼了起来:

“啦啊……啦啦……啦啊……”

远野高兴时,总是喜欢哼这段《威尼斯之夏》的曲子。默默地听着的修子,感到远野的手伸了过来,握住了她的手指。也许是葡萄酒加白兰地的缘故吧,人感到有些飘飘然的,修子也感到身体火一样地发烫,全身懒洋洋的真舒服。

修子的公寓在地铁有乐町站步行五分钟的地方。因为是女人,所以要夜里晚归也不要紧的地方才好,因此她选定了这离车站近,又十分清静的地方。公寓是五层楼结构,进大门右手一转弯就是一个小小的门厅,朝里便是电梯。乘上电梯到五楼下来,房间是靠左端的 501 室。

修子先用钥匙开了门进去打开灯,又转身为远野放好拖鞋。二室一厅的布局,进门便是一间十叠^①的带厨房的起居厅,再

^① 日本房间面积以“叠”为单位,一叠就是一张榻榻米的面积约为 1.7 平方米。



里面有一间六叠的寝室。

“乱七八糟，不好意思哪。”

修子匆匆地将桌子上的书、信件什么的整理了一下，又去阳台上将晾干了的衣服收进来。

远野自己不肯动手，但却十分地爱干净。特别是对那些长毛绒小动物什么的装饰品非常讨厌，曾经有一次从画报上看到一位女演员的房间装饰得太厉害而对其大肆抨击。

修子房间的格调倒并不是为了迎合远野胃口，只是她自己就喜欢干净，房里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干净，心里便会感到不自在。房间保持整洁的关键是将多余的东西清除出去，这是远野的论点，但要做到这一点还是非常困难的。本来修子不是那种执著的姑娘，但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干脆利落的性格，也许正是她与那些喜欢用各种装饰品点缀自己的姑娘的不同之处吧。

“这里不管什么时候来，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使人心情会一下好起来。”

今晚，远野果然心情很好，一进屋便脱掉上衣，解开领带。修子马上为他准备了睡衣，这是一套米色的睡衣，身材高大的远野，修子特意买了 LL 尺寸的，穿在身上显得有些大，袖子长长的就像变戏法的魔术师，但是远野还是乖乖地换上了那套睡衣。

“要不要喝些什么？”

“是呀，有什么醒酒的东西没有。”

“那么，喝文旦汁吧。”

修子走到厨房里，取下手上的戒子，将它放入餐具柜上的一只水晶玻璃盒子里。

“噢，原来是放戒子的呀。”

远野喃喃地回头眺望着那个放入戒子的水晶玻璃盒子。

“这是专门放宝石的？”



“放什么都可以，不过放进戒子不是更漂亮吗？”

修子的公司是进口水晶玻璃制品的公司，全是世界一流的名牌，所以可以想象这盒子一定是很贵的。公司进口的葡萄酒杯，一只都要卖到一万至三万，修子是公司职员，可以得到原价的六、七折优惠。尽管如此，起先她还只买几只白兰地酒杯什么的，直到最近才买了这个水晶的盒子。这盒子的用途不定，买来时先放些椿树叶、紫阳花瓣什么的作为欣赏用，最近才开始放戒指、项链。这随意放进去的首饰，在水晶特有的多棱面反映下，无论从哪个角度望去，都更加光彩耀眼。

“这水晶盒，只放一只珍珠戒指呀！”

“放得少，才显得出光彩来呢。”

“我们公司今后送礼品时用这盒子也不错呀。”

“一定请用这盒子，大量购买时，还可以给你优惠。”

修子满脸推销员的神色，说着从冰箱里拿出文旦汁倒进了杯子里：

“今晚那葡萄酒，满满两瓶是稍稍多了一些。”

“我还认为你能再帮我多喝掉一些呢。”

远野喝着文旦汁，修子去寝室换了身衣服，当修子换上她喜爱的象牙色真丝套装回到起居室时，远野穿着那身魔术师的睡衣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

电视节目是夜新闻，文旦汁已经喝空了。

“再来一杯好吗？”

修子一问，远野却用手指着寝室：

“我去睡一下可以吗？”

是葡萄酒喝多了，远野有了些醉意。

“请吧。”

趁远野进屋去睡觉的当儿，修子从信箱里取了两封信，看过



信又将洗过的衣服整齐地叠好，这时听到远野在叫唤。

“喂……”

听他叫了两次，修子便走进寝室里，只见远野一个大字地仰卧在床上。

“要睡，便好好地睡。”

修子随手将床罩子掀起，突然远野的手伸了过来。

“放开手。”

修子想将远野的手扳开，但身子让他一下拉了过去，坐在了床上，随即又身不由己地倒在了远野的胸口上。

“黄金周不肯跟我去玩，要罚你一下。”

“这本来是你的不是呀。”

远野不由分说地抱住了修子。

“口红，要粘上的呀。”

一瞬间，远野的动作缓了一下，马上便一下子吻住了修子的嘴唇。起先还是慌慌忙忙地吻着修子的嘴唇，慢慢地当修子无法抵抗远野强行的乱吻时，他便很老练地趁机将舌头伸进了修子的嘴里。舌头在修子的嘴里柔软的旋转，修子的双唇也慢慢地夜开花似的开放了，不知不觉地修子的舌头也随着对方的节奏欢快地蠕动起来。这时，远野才放下心来，感到火候已到，便一边继续柔柔地亲吻，一边腾出一只手去解修子胸前的钮扣。

修子闭着眼睛，感到自己正在顺着远野的动作一步步滑下去。不愧是远野，从来就是这样，绝不强求，而是用柔柔的情意将修子引向深渊，修子完全相信远野会使自己陶醉。与远野约会，他话不多，但每次总能让修子像一具尸首似地任他剖割。从这巧妙的感受中，修子充分感觉到了远野那男人的魅力。

过去一定接触过不少的女人，这些经验和自信，反映出来的技巧，现在展示在自己的身上。说实话，修子有时为自己竟会适



应于一个花花公子而反感,然而心灵深处又不得不承认、理解这个现实的自己。

“啊……”

远野不断地爱抚和挑逗,使得修子的身体无比得柔和,浑身舒服得燃烧起来。一边感受着这种无从摆脱的快感,一边修子还是轻声地反抗着:

“我不要嘛……”

快感与反抗,修子犹豫地游离在两者之间,最后总是像吸毒者似地不能自己,于是便一下坠进爱的世界里去了。

据说一般男人回到家里都不会对妻子有太多的激情。修子公司里的男同事们结婚几年后,也都说与妻子失去了初恋时的激情,现在纯粹是一起生活的同居人而已。

“与同居人产生激情,是不可能的吧。”

有些男人公开就这么说的,还有些男人更加肆无忌惮:

“和老婆嘛,每星期来一次已经是不错的了。我就是一个月一次,还是看在夫妻的情分上的呢。”

这些话本来也许应该是在外出旅游或朋友间喝酒开玩笑时说的。

然而确实结婚后,生活在一起,相互间的新鲜感与感情的交流就慢慢地淡薄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做妻子的责任,做丈夫的也有一定的责任的。

修子的朋友也向她叹述,结婚才一年便感到丈夫的魅力消失了。

那么远野又怎样了呢。回到家里仍然热烈地和妻子亲热吗,对此修子是不太想关心的,而且也不想去打听这些事。记得有一次,远野无意中漏出一句“回到家里就是睡觉”。这也许是



他向修子表示只有她才是唯一的爱人，但修子却并不想介入他回到家里以后的事里去。

远野回到家里想与妻子好，尽管好就是。这样想当然不是件适心的事，但修子自己知道，这是一个自己无权介入的世界，自己最好还是省些心思为好。远野与妻子关系如何，每次见面从远野的言谈举止中还是感觉得出来的。

远野使修子称心的也正是这一点。他有妻子，有两个孩子，然而与修子在一起时，绝对没有一点父亲与丈夫的味道。

对修子来说，他永远是恋人，是情人。除此以外的远野与修子毫无关系，也根本不想知道。

大多数女性，一旦爱上男人，随着与他的关系日益加深，便会想知道他所有的一切。不管他是与自己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时，他的一举一动都要搞个一清二楚。

但是，修子不是，她只要得到自己感到充实的爱，便心满意足了，她喜欢将这种感受深深地埋在心里。事实上，今天晚上她从远野身上得到了爱，确实不是敷衍了事的玩弄，是真真实实的燃着激情的，透着热爱甜味的爱。

远野醒来时，时间已过了两个小时。

“几点啦……”

就像一座大山似的，远野翻了个身，修子也从迷迷糊糊中清醒了过来。

“大约将近一点了吧。”

修子将床头柜上的台灯打开，远野慢慢地仰过身子，凝视着天花板。

看着不声不响的远野，修子碰碰他的脚，感觉得出他是准备回家了。

每星期一，远野是住修子这里的。这一天他总会自言自